

## 「經乃先祖考」與「閉乃先祖考」解詁<sup>\*</sup>

陳曉聰

（廣州）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 摘 要

金文和清華簡中多見「經乃先祖考」一語，「經」字的註解眾說紛紜。從其語境及相關的文例來看，「經」應訓為「考慮、顧念」，「經念」是同義連用。冊二年逯鼎中的「余佳（唯）閉乃先祖考有彝（功）于周邦」中的「閉」與關閉的「閉」或為同形字，从門才聲，或可讀為「存」，也應訓為「顧念」。

**關鍵詞：**經乃先祖考、閉乃先祖考、考慮、顧念

### Abstract

Bronze inscription and qinghua bamboo commonly appear “jing nai xian zu kao”,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jing” has different opinions. Depending on its context and related different sentences, the meaning of “jing” is “Consider”. “jing nian” are the same meaning. Forty-two-year qiu ding has a word “bi”, which also means consideration.

**Key words:** bronze inscription, jing, bi, consider

---

<sup>\*</sup> 本文獲得基金項目：「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博士創新資助」（編號：CTWX2017BS031）、二〇一七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戰國文字詁林及數據庫建設」（編號：17ZDA300）及北京大學翁洪武科研原創基金的資助。

「經乃先祖考」在金文中屢見不鮮，尤其常出現在冊命銘文中。看起來很簡單的一句話，卻有諸多不同的註解。為方便下文討論，我們先將金文中的例子羅列如下：

- (一) 穆穆朕文祖師華父，聰矧厥心，宇靜于猷，盥慎卒德，肆克彝（恭）保厥辟彝（恭）王，諫辟王家，惠于萬民，柔遠能邇，肆克□于皇天，琬于上下。曁純亡敗（愍），易（賜）賚無疆，永念于厥孫辟天子，天子明哲，顓考于申（神），丕（經）念畢聖保祖師華父，勗克王服。

（大克鼎，《集成》02836<sup>1</sup>）

- (二) 則繇唯乃先祖考有彝（功）于周邦，干（捍）害（禦）王身，乍（作）爪牙。王曰：克，余佳（唯）丕（經）乃先祖考克令臣先王。昔余既命女（汝），今余佳（唯）申就乃命，命（女）汝更乃祖考勗司左右虎臣。

（師克盨，《集成》05674）

- (三) 則繇唯乃先聖祖考，夾紹先王，彝（恭）堇（勤）大令（命），奠周邦。肆余弗忘聖人孫子，昔余既命汝疋榮兌勗司四方吳（虞）林，用宮御。今余佳（唯）丕（經）乃先祖考有彝（功）于周邦，申就乃命，命女（汝）官司歷人，母（毋）敢妄寧，虔夙夕惠雍我邦小大猷。

（冊三年逯鼎，《新收》747-756）

- (四) 逯肇纂朕皇祖考服，虔夙夕敬朕死（尸）事，肆天子多易（賜）逯休。……王若曰：「逯，……則繇唯乃先聖祖考，夾紹先王，彝（恭）堇（勤）大令（命）。今余唯丕（經）乃先聖祖考，申就乃命，命女（汝）疋（胥）榮兌，勗司四方吳（虞）林，用宮御。

（逯盤，《新收》757）

<sup>1</sup> 為方便敘述，以下我們將《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簡稱為《集成》，《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簡稱為《新收》，《近出殷周金文集錄》簡稱為《近出》，《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簡稱為《清華簡》。

(五) 逯曰：不（丕）顯朕皇考，克葬明畢心，帥用畢先祖考政德，享辟先王，逯御于畢辟，不敢惰，虔夙夕敬畢死（尸）事，天子丕（經）朕先祖服，多易（賜）逯休，令（命）勛司四方吳（虞）林。  
（逯鐘，《新收》773）

(六) 公曰：女（汝）尸（夷），余經乃先祖，余既專乃心，女（汝）少（小）心懼忌。……命汝政于朕三軍。  
（叔尸罇，《集成》00272）

除了金文之外，《清華簡》五《厚父》也出現了相似的句例：

(七) 王曰：「欽之哉，厚父！惟寺（時）余經念乃高祖克憲皇天之政工（功），廼度秉畢德，作辟事三后，肆如其若龜筮之言亦勿可逯（專）改。  
（《厚父》簡 7-8）

由以上例句我們可以看出，「經」字句的主語都是王或者公等任命賞賜者，「經」的賓語一般是被任命者的先祖，為了方便討論，我們用「乃先祖考」來替代例句中的「畢聖保且（祖）師華父」等表示「先祖」成分，如此，我們可將以上的「經」字句簡括為以下句型：

- （一）經念+賓語：經念乃先祖考；經念+賓語從句：經念乃先祖考克憲皇天之政功。
- （二）經+賓語：經乃先祖考／經乃先祖服。
- （三）經+賓語從句：經乃先祖考克令臣先王；經乃先祖考有功于周邦。

對以上「經」字句的理解之所以眾所紛紜，主要集中在對「經」字的解釋上，主要有以下幾種意見：

一、將「經念」的「經」解釋為常，「經念」即「常念」。如《清華簡五·厚父》的整理者<sup>2</sup>和《商周青銅器銘文選》<sup>3</sup>。

<sup>2</sup>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五）》（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下冊，頁114。

<sup>3</sup>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頁216-217。

二、將「經」解釋為效法。如孫詒讓<sup>4</sup>、于省吾<sup>5</sup>、郭沫若<sup>6</sup>、洪家義<sup>7</sup>等先生。

三、將「經」解釋為遵循，如陳夢家先生<sup>8</sup>。

四、認為「經」是意動用法，將「經」解釋為「以……為法」、「以……為常」。如何琳儀在《速盤古辭探微》一文中將《速盤》中的「經」字句解釋為「現在我以先聖祖考為法，再給予你任職的命令」<sup>9</sup>，李學勤先生將其解釋為「以其祖考臣事先王的關係為常」<sup>10</sup>。

五、將「經」解釋為「常」，「常」是天道，作器者的祖先得周王之「常」，故能「有爵于周邦」。如連劭名先生。<sup>11</sup>

六、將「經」解釋為「延續」，王輝先生在解釋速盤時根據《玉篇》「經，常也」將「經」解釋為延續。<sup>12</sup>然而他並沒有進一步論述。

七、將「經」理解為「從歷史上加以考察」。郭沫若先生在《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中釋叔夷鎛的「余經乃先祖」時認為「經」是「效法」義，而在《師克盨銘考釋》一文中則認為，「『𠄎』乃經之初文，象機械中之經線形。金文行文每與典字同用，例如叔夷鐘『夷典其先舊，及其高祖』。細玩其義，似猶言從歷史上加以考察」。<sup>13</sup>

八、將「經」釋為「慮度，追念」。《金文形義通解》「𠄎」字頭下注，「經」由度量引申有慮度、追念之義。經念同義連用。但《金文形義通解》又認為叔夷鐘的「經」應訓為效法。<sup>14</sup>此外，董珊先生也認為，「『經』可能訓為『念』，此義於傳世文獻未檢得。」<sup>15</sup>

九、認為「經」是治理義，君主經治臣下的祖先，主要是思度他們是否勤謹有功績，類似《左傳》成公十三年所說的「追念前勳」。<sup>16</sup>

<sup>4</sup> 孫詒讓：《古籀拾遺》，見劉慶柱、段志洪、馮時編：《金文文獻集成》（北京：線裝書局，2005年），第10冊，頁214。

<sup>5</sup> 于省吾：〈《師克盨銘考釋》書後〉，《文物》1962年11期，頁57。

<sup>6</sup>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頁204。

<sup>7</sup> 洪家義：《金文選注釋》（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年），頁565。

<sup>8</sup>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編號210。

<sup>9</sup> 何琳儀：〈速盤古辭探微〉，《安徽大學學報》2003年4期，頁9-14。

<sup>10</sup> 李學勤：〈眉縣楊家村新出青銅器研究〉，《文物》2003年第6期，頁6。

<sup>11</sup> 連劭名：〈眉縣楊家村窖藏青銅器銘文考述〉，《中國文物》2004年6期，頁42-46。

<sup>12</sup> 王輝：〈速盤銘文箋釋〉，《考古與文物》2003年第3期，頁87。

<sup>13</sup> 郭沫若：〈師克盨銘考釋〉，《文物》1962年6期，頁10。

<sup>14</sup> 張世超、孫凌安、金國泰、馬如森：《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編號2045、2313。

<sup>15</sup> 董珊：〈略論西周單氏家族窖藏青銅器銘文〉，《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4期，頁44。

<sup>16</sup> 劉洪濤：〈釋號季子白盤銘的「經攏四方」〉，《中國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2016年。又見氏著《形體特點對古文字考釋重要性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頁209。



將「經念」的「經」訓為「常」，從文義上來看似乎可以讀通。然而，「經」雖有作副詞，表「經常」的用法，但這種用法出現的時間相當晚。《文選·與山巨源絕交書》：「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李善注：「言常怪足下何從而便得吾之此意也。」且由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在「經乃先祖考」這個例子中，「經」是作動詞，若將「經念」中的「經」解釋為副詞，則與金文的用例不符。因此，這種解釋我們不取。

將「經」解釋為「效法」或「遵循」亦不可行。前面我們說過，「經」字句的主語一般是「王」或「公」等冊命賞賜者，若將「經」釋為效法，認為「王」或「公」要效法被冊命賞賜者的先祖，文意很難解釋。「效法」義最早是孫詒讓先生用來解釋叔夷鏹中的文例，因叔夷乃成湯的後代，故孫詒讓等先生認為「經乃先祖」是齊公要效法成湯之意。僅從叔夷鏹的文例似乎可以講得通。然而「經」除了直接加賓語，還可以加賓語從句，將「效法」義放到其它例子，則難以通讀。故而「效法」義不確。于省吾先生在解釋師克盨的文例時對「效法」義又作了補充，並認為「『余佳丕乃先祖考克齡臣先王』，是說『余效法你的先祖考能夠齡臣于我先王』，也就是說，我現在師其故事，你能夠臣于我，象你的先祖考之臣于我先王那樣。」<sup>17</sup>這種解釋有增字解經之蔽，且佶屈聱牙，不符合語法。況且我們從以上羅列的例句可知，「經」字句有一種較為穩定的模式，先是大大贊揚祖先的功績，然後是上位者「經乃先祖考」，最後是任命賞賜。從這種邏輯來看，應該是王因為被任命者祖先的功勞而對其進行任命賞賜，而非是要被任命者效法或遵循其先祖。況且，「效法」和「遵循」義在金文中常用「帥」「型」來表示，將「經」釋為效法或遵循也不符合金文用字記詞的習慣。

何琳儀先生和李學勤先生將「經」解釋為「以……為法」和「以……為常」。誠然，這是「經」的常訓。但將此義放入文中，亦覺扞格難通。將「經」訓為「常」，指天道，言作器者的祖先得周王之「常」，故能「有爵于周邦」。此解既不符合文意，又不符合語法，殊為牽強。將「經」訓為常，表延續，則無理據。將「經」訓為經治，對句意的理解也稍嫌迂曲。

由以上論述可知，學者對「經」字的理解已經作出了各種嘗試。然而結果表明，根據傳世文獻中「經」的意義和用法來解讀以上文例，均有不當之處。

我們在金文中找到了幾則相關的材料，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

<sup>17</sup> 于省吾：《〈師克盨銘考釋〉書後》，《文物》1962年11期，頁57。

戎曰：烏（鳴）虜（呼）！王唯念戎辟刺（烈）考甲公，王用肇事（使）乃子戎，率虎臣御（禦）淮戎。」

（戎鼎，《集成》02824）

此言王念及戎的父親甲公，因此派使戎率領虎臣抵禦淮戎。從其結構和文義來看，正好與「經」字句大致相同。我們用「乃先祖考」來替代其賓語，則為「念乃先祖考」。

肆武公亦弗段（遐）忘朕聖祖考幽大弔（叔）、懿弔（叔），命禹仆（纘）朕聖祖考，政于井邦。

（禹鼎，《集成》02833）

此言武公不忘我先祖考幽大叔、懿叔，故命禹繼承先祖考的職務，主政邢邦。從其結構和文義看，與上文「王唯念戎辟刺（烈）考甲公」及「經乃先祖考」剛好構成一正一反的關係。由此可知，「經」的意思應近於「弗忘」。

作冊封異井秉明德，虔夙夕卹周邦，保王身，諫辭四或（國），王弗段（遐）忘，宮（享）畢（厥）孫子，多休。

（作冊封鬲，《新收》1556、1557）

此銘文的前半部分與「經乃先祖考」所在的銘文極其相似，都是言功勳的卓著。王弗段（遐）忘，應乃「王弗忘作冊封之功」之省。由於作冊封對周邦有貢獻，王弗忘其功，因此，王才「享厥孫子」。「王弗段（遐）忘」與「經乃先祖考」意義亦相近。

由此，我們可以推知，「經」與「念」、「弗忘」應為同義關係。「念」在文例中可訓為「考慮、顧念」，因此，「經」也應是「考慮、顧念」之義。

「經」為何有「考慮、顧念」之義？《金文形義通解》認為是由「經」的「度量」義引申而來。目前看來，這是較好的一種解釋。

我們將「經」的「考慮、顧念」義放置到原來的文例。（一）：周王考慮到（顧念）他的聖保祖師華父，（因此）擢拔克的官職。（二）：我（指周王）考慮到（顧念）你的先祖考能夠好好地臣事先王。過去我已經任命你，現在我重申你的任命。

（三）（四）：現在我考慮到（顧念）你的先祖考對周邦有功，（因此）重申你的

任命。(五)：天子考慮到（顧念）我先祖的職事，多賜予述美好，命述掌管四方虞林。(六)：我考慮到（顧念）你的先祖，我也已經明白你的心...命你掌管我的軍隊。(七)：我考慮到（顧念）你的先祖能夠憲法皇天的政功，因此恭敬地秉持他的德行。文意豁然貫通。由此我們也可以更加直接明確地理解西周時期的世官制度。官員的任用和升遷多以世襲為主。

「經」作為一個常見字，何以傳世文獻中並未出現「考慮、顧念」的義項？其理甚明，傳世文獻中商周時期的語料極其有限，新出土的商周時期的資料遠遠超過傳世記載，常見詞出現新的義項並不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類似的例子在金文中尚有，如「為」表鑄造義，「會」表輔佐義，都是傳世文獻少見或幾乎沒有記載的例子。尤其是「會」，與「經」頗有相似之處。在金文中，既有「會紹」連用，如「會紹康王（逯盤，《新出》757）」；也有「紹」單用，如「今余佳（唯）令女（汝）孟紹榮」（大孟鼎《集成》2837）；亦有「會」單用，如「用會昭王，穆王」（逯盤，《新出》757）。因此，可以推知「會」亦表「輔佐」義。


在金文中，如「經」「為」「會」等詞新出的義項，往往有鮮明的語境限制，如「經」字常用於「經乃先祖考」的語境中，而「為」常出現於「為某器」的語境中，「會」則常出現於「會先王（上官）」的語境中，且這類義項往往是在同義詞連用中產生。這種現象頗值得玩味。

冊二年逯鼎中出現與「經」字句基本相同的句式，僅「經」被另一個字所取代。為方便討論，我們將其上下文一並羅列如下：

則繇唯乃先聖祖考，夾紹先王，彛（恭）董（勤）大命，奠周邦。余弗段（遐）忘聖人孫子，余佳（唯）**𠄎**乃先且（祖）考有彛（功）于周邦，肆余作[女（汝）]濫旬，余肇建長父，侯于采，余命汝奠長父休，汝克奠于卒師，汝唯克井（型）乃先祖考……。

（冊二年逯鼎，《新收》745）


從其結構和文義來看，「余佳（唯）**𠄎**乃先且（祖）考」與「余佳經乃先且（祖）考」構成了異文的關係，**𠄎**與「經」的意思應該相近。其後文有「汝唯克井（型）乃先祖考」，是證明不能將「經」釋為「效法」「遵循」的又一佳證。《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編號 05138 著錄了一件陞簋，銘文是：「身皇刺（列）侯廼閉朕毛父」，從「閉」字所處的位置來看，與冊二年逯鼎中「閉」的意思有可能是一致的。

字的解讀亦是眾說紛紜。主要是因為對該字形的隸定不同。學術界的主要觀點有：

(一) 隸定為「閏」。<sup>18</sup> 孫亞冰先生認為，此義則當《說文》「覘」字，云「察視也，讀若鎌」。「余佳閏乃先且考有勞于周邦」的意思是「我察視乃先祖考有勞于周邦」。<sup>19</sup> 葉正渤先生則認為，「閏」，本義是里巷的門，銘文中疑讀作「感」，表感謝之意。<sup>20</sup>

(二) 隸定為「閉」。周曉陸先生認為，「閉」有保護、守藏之意，故此句意為，我全守護著你先祖考的功德。<sup>21</sup> 王輝先生則認為，「閉」讀為「閼」或「毖」。閼、毖由慎引申為珍重。「爵」讀為「勞」。「閼乃先祖考有勞于周邦」，是說先祖考有勞績于周邦，宣王至為珍惜，永不忘懷。「毖」又訓勤，勤猶頻也。「毖乃先祖考有勞于周邦」，即勤乃先祖考有勞于周邦。<sup>22</sup> 連劭名先生則認為，「閉」讀為「必」，必與經同義，釋為常，常為天道。作器者的祖先得周王之「常」，故能「有爵于周邦」。<sup>23</sup>

(三) 隸定為「聞」。李學勤<sup>24</sup>、李零<sup>25</sup>和周鳳五<sup>26</sup>等先生均從此。且他們都將「聞」讀為「狎」，「余惟狎乃先祖考有毖於周邦」，是說我習知你先祖考有功勞於周。此外，董珊先生隸定為「聞」，然而他認為，「甲」聲可以讀為「念」(緝、侵對轉)。<sup>27</sup>

我們首先來看第一種隸定，將隸定為「閏」，孫亞冰先生如此隸定的根據主要是毛公鼎和中山王鼎出現的「閏」字。



(毛公鼎，《集成》2841)



(中山王鼎，《集成》2840)

<sup>18</sup> 按，趙平安先生提到高佑仁先生亦將此字隸定為「閏」，因高先生的文章是在會議上宣讀，尚未正式發表，這裡暫不討論。詳參趙平安：〈說「閉」——兼及與「才」相關諸字〉，《出土文獻研究》第17輯，2018年，頁107。看校補記：高佑仁先生的文章已刊發，見高佑仁〈《湯處於湯丘》札記元則〉，田煒主編：《文字·文獻·文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94-97。

<sup>19</sup> 孫亞冰：〈眉縣楊家村冊二、冊三年逯鼎考釋〉，《中國史研究》2003年4期，頁27-34。

<sup>20</sup> 葉正渤：《金文標準器銘文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0年），頁222。

<sup>21</sup> 周曉陸：〈《徕鼎》讀箋〉，《西北大學學報》2003年4期，頁108-114。

<sup>22</sup> 王輝：〈遼盤銘文箋釋〉，《考古與文物》2003年3期，頁第81-91。

<sup>23</sup> 連劭名：〈眉縣楊家村窖藏青銅器銘文考述〉，《中國文物》2004年6期，頁42-46。

<sup>24</sup> 李學勤：〈陝西眉縣出土窖藏青銅器筆談〉，《文物》2003年6期，頁66-73。

<sup>25</sup> 李零：〈讀楊家村出土的虞述諸器〉，《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3期，頁16-27。

<sup>26</sup> 周鳳五：〈眉縣楊家村窖藏《四十二年逯鼎》銘文初探〉，《華學》2004年7輯，頁97。

<sup>27</sup> 董珊：〈略論西周單氏家族窖藏青銅器銘文〉，《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4期，頁44。

仔細對比字形可以發現，「𠂔」字與「閉」下部所从基本不同。因此，將「𠂔」隸定為「閉」不可從。

將「𠂔」隸定為「聞」或「閉」，單純從文字形體來看，頗難抉擇。因為「𠂔」下部所从既可以是「甲」，也可以是「才」。前文說過「𠂔乃先祖考」與「經乃先祖考」是異文關係，將「𠂔」隸定為「聞」，讀為「狎」，則與「經乃先祖考」的意義並不相近。董珊先生認為「聞」可與「念」相同，但「甲」在上古為見母葉韻，「念」為泥母侵韻，兩者聲母並不相近。因此，我們更傾向於將「𠂔」隸定為「閉」。

類似的字形在金文中尚有兩例：𠂔（豆閉簋）和𠂔（子禾子釜），這兩個字形明顯是从才。原銘中「才」有寫作𠂔的，與𠂔下部近似，因此𠂔也應是从才。然而，如果從表關閉的「閉」的音義來考慮，這句話無法找到較為確切的解釋。

《說文》：「閉，闔門也。从門；才，所以距門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才不成字，云所以距門，依許全書之例，當云『才，象所以距門之形』乃合。而無象形之云，則當是合二字會意。攷王逸少書黃庭經三用閉字，即今閉也。而中从午，蓋許書本作从門午，午，所以距門。春字下曰：午，杵省也。然則此午亦是杵省，距門用直木如杵然。轉寫失真，乃昧其本始矣。」根據段玉裁所言，關閉的「閉」應从門从午會意，後來「午」轉寫訛變為「才」。「才」字上古屬從母之部，「閉」字上古屬幫母質部，兩者音韻並不相近。趙平安先生則認為，「『才』（bi）是『閉』的初文，也是『才（cai）』的初文，它們屬於一形多用的關係，亦即轉註的關係。」<sup>28</sup>這無疑是一種新的思考方向。

豆閉簋中的「閉」是人名，而子禾子釜文例殘損過甚，無法推知「閉」的音義。我們推測，冊二年述鼎中的「閉」或許是从門才聲的字，而非關閉的「閉」。古文字中同形字並不少見，此不贅。「閉」字从門才聲，或可讀為「存」。《說文》：「存，恤問也。从子才聲。」出土文獻中亦常見「在」「才」與「存」相通的例證。如古璽「昌在」（《古璽彙編》4564-4568）、「旗在」（《古璽彙編》4569、4570）應讀為「昌存」「旗存」。郭店簡《語叢三》「才心」，劉釗先生認為應讀為「存心」。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見威王》：「則可以在亡國而繼絕世也。」「在」也應讀為「存」。<sup>29</sup>《說文》：「在，存也。从土才聲。」「在」與「存」皆从才聲，因此「閉」與「存」亦存在相通的可能。

<sup>28</sup> 趙平安：〈說「閉」——兼及與「才」相關諸字〉，《出土文獻研究》第17輯，2018年，頁105。

<sup>29</sup> 以上例證見劉釗：〈讀郭店楚簡字詞筭記（一、二、三）〉，《出土簡帛文字叢考》（臺北：臺灣書房，2004年），頁62。

「存」與「思」、「念」、「想」等詞的關係極為密切，都有表示思念、想念、考慮、顧念等類似的意義。王充《論衡·訂鬼》：「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思念存想」四個同義動詞連用，可見它們關係之密切。後世還發展出了「存思」、「存念」、「存想」、「存顧」等雙音節詞。從目前所見的傳世文獻看，先秦時期，「存」多表思念義，如《詩·鄭風·出其東門》：「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禮記·祭義》：「致愛則存，致愨則著。」鄭玄注：「存、著，謂其思念也。」雖然目前尚未見到先秦時期「存」表示「顧念」義的例子，但由「思念」義引申出「顧念」義，還是可以理解的。最為重要的是，我們在傳世文獻中發現了與「經乃先祖考」相似的表達。《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列傳》：「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贊曰：『帝績思乂，庸功是存。』」李賢注：「庸，勳也。言將興帝績，則念勳功之臣。」前面說過，在金文的文例中，「先祖考」一般是對周邦有功勞，即是勳功之臣，因此周王才會考慮或顧念他們的功勞而青睞他們的子孫。《後漢書》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帝績思乂，庸功是存」與金文「經乃先祖考」或「閉乃先祖考」的所表達的意思大致相近。從用字習慣上，「庸功是存」也可以為我們將「閉」讀為「存」提供一定的輔證。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在「經乃先祖考」這類文例中，「經」應訓為「考慮、顧念」，與「念」是同義連用的關係。而冊二年逯鼎中的「𠄎」或是从門才聲的字，與關閉的「閉」為同形字，可讀為「存」，亦可訓為「顧念」。

## 附記

本文初稿完成於二〇一六年十月，後來又不斷地修改。在修改的過程中，多蒙陳偉武師、秦曉華師、陳英傑先生、任家賢先生指正。《中國文字》審稿專家亦提出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